

在波兰华沙的犹太裔墓园区里，有个大件雕像作品，一个大人，右手上抱着一个小孩，左手也牵了一个，身后还跟了一群，似乎正要去哪里，大人的神情说不上是肃穆还是哀戚。

这是后人想像1942年8月6日所发生的真实事件而制，柯扎克（Janusz Korczak）医生带着他200位孤儿院的院童，搭上纳粹的“死亡列车”，从华沙前往崔宾卡（Triblinka）集中营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传说他上车以前，负责点名的军官对这位当时已获特赦、还有朋友安排帮忙藏匿的名人说，“你可以走了”，他回答，“那么我的这些孩子呢？”军官不语。他说，真正应该留下来的人是他们，而不是他，然后就带着他的孩子们上了火车。当中有些孩子还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。

今天柯扎克已不在了，他的光芒却像以他名字命名的第2163号星星一样，在每个夜晚照耀着人世间。他对于儿童的观察和理解，他所建立的儿童观、肯定的儿童权利，深深影响着后来者。联合国把1978至1979年订为“柯扎克年”和“国际儿童年”，并花费十年时间重新修订“儿童权利宣言”，使其公约化，具有约束力，1989年11月20日“儿童权利公约”正式颁布，肯定了每一个儿童应有的权利和待遇。



■ 碑文上写着“柯扎克与孩子”，此碑立于崔宾卡集中营遗址。（Zoe Yacoub摄）

柯扎克老博士 护幼之心耀天下

■ 的纪念塑像。（Jolanta Dyr摄）
位于波兰华沙犹太墓园区的柯扎克与孩子



柯扎克跟他的孩子在二战期间受到命运无情的折磨，食物越来越少，冬天时缺乏可保暖的柴火，医疗药物也不够，他每天就为了这些事情到处奔走……

儿童不是未完成的大人

柯扎克在1878年出生于波兰一个菁英家庭，父亲是律师，祖辈都是专业人士，小时候过着优渥的生活。他不知道自己的犹太裔身分，直到有一天家里养的金丝雀死了，要依犹太礼仪埋葬，他才发现这惊人事实。

有次他迷路，在华沙贫民区里发现，原来世上有很多跟他不一样的孩子，这让他立志要做个好国王，希望让所有人过上好生活。长大后他考上小儿科医生，白天在医院工作，晚上创作儿童文学，那是个战乱年代，很多孩子是孤儿，很多地方都有孤儿院，他身兼两所孤儿院院长职，照顾无依无靠的孩子。

他在孤儿院里实施的举措，到今天仍具有前瞻性，他让儿童自治，设立儿童议会，也有儿童法典、儿童法庭，让儿童审理自己的案件。这么做的原因是，“只有小孩最了解小孩，也只有小孩最了解小孩不犯错的困难”。

他希望孩子们因此学会自治与正义，同时明白原谅、宽容比什么都重要。在孩子拟定的儿童法典里，第1到100完全没有罚则，300是法官会对“被告”说，“我严厉地请求你不要再犯”，500才把名字（不是全名）公布在布告栏，800是留校察看一周，到了最严重最无可挽回的第1000，才是孩子必须离开孤儿院。柯扎克也曾被控过第100条，原因是赶时间时跳上巴士，因而获得了个“100条”的称号。

除了儿童自治，他也办全国儿童报《小评论》，鼓励儿童讨论儿童议题，还亲身上阵担任儿童广播节目主持人“老博士”，鼓励儿童发声和提问。他觉得儿童不是“未完成的大人”，而是一个完整个体，大人应该照顾，也应该尊重。

柯扎克跟他的孩子在二战期间受到命运无情的折磨，食物越来越少，冬天时缺乏可保暖的柴火，医疗药物也不够，他每天就为了这些事情到处奔走。在出发去坐“死亡列车”那天，他的孩子都穿上了自己最好、最干净的衣物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安静、有序地走到车站，走向生命终点。



爸爸妈妈 请不要占有孩子

柯扎克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他的儿童观也完整地收录在他的一本书《如何爱孩子》里。孩子是什么？即便是像他这样一位每天跟许多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人，也坦承，“我不知道。”有了这样的谦虚，不自以为是，才会跟孩子有更多创造性的互动，因为想要了解更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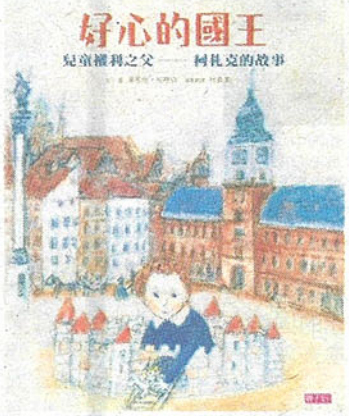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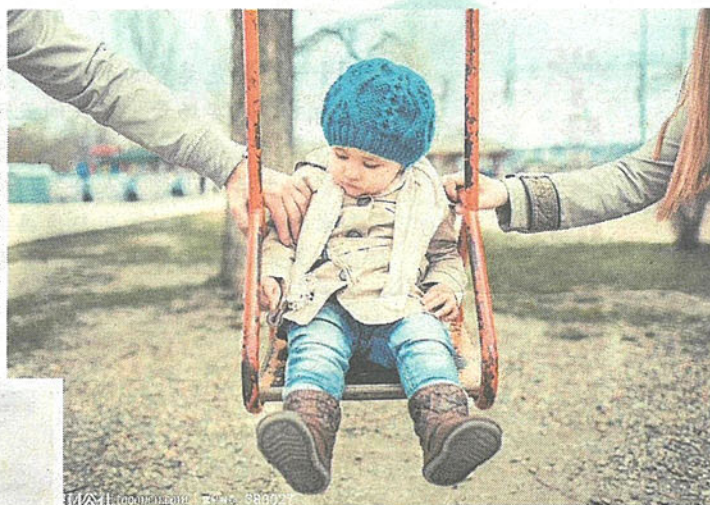
他有一些观点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让家长接受——当你把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他就不是你的了。孩子是个独立自主的个体，只是借你的身体来到了这世上。有“他是我的孩子”的想法，可能很容易就会把孩子当成“我”的私有物，一直想要控制孩子。

在婚姻里，两个不同的成人一起生活，两人地位平等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胁迫对方必须听他的，而是要透过长时间在双方需求里找到平衡。可是来到家长和孩子的時候，情况却大为不同，家长有自己要做的的事情，孩子也有，双方不断摩擦，“这是一个悲剧”，柯扎克说，“对孩子来说是惨剧”，因大人的声音总是比较大，规则多是大人订的。

有人会说，我那是为孩子好啊。但柯扎克认为，“我们把好跟方便混淆了”，孩子按时吃饭、睡觉，家长的日子才平顺易管理，“我都是为你好”其实可能是“为了自己的方便”。当我们不告诉孩子要做什么，而是问他，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，才是开启以孩子为主导的教育方式。

“有一百个心脏，就有一百种心跳。”柯扎克用这句话总括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独特。不是每个孩子都可爱单纯，也有狡诈的、慢热的，各种各样。可是在我们被资本主义的效率牵着鼻子走时，我们很容易忽略了这点，“不可以”、“快点”是我们最常对孩子说的话，他可能是个走路慢的，喜欢观察昆虫，但在我们的催促之下，最终只能变得平庸，柯扎克打趣，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，像蝴蝶变成毛毛虫。

■孩子是独立自主的个体，应该有自己的权利，家长在照护与尊重间该如何拿捏，是个应该思考和学习的课题。



■台湾知名绘本推广人林真美老师以循序渐进又不失幽默的方式，向马来西亚的老师及家长介绍儿童权利之父柯扎克，以及他对儿童的论述。



■教总和马来西亚小大读书会联盟在八月底联办“如何爱孩子”绘本、影像与儿童工作坊，由林真美老师（第二排右六）主讲“如何爱孩子”，林以琳老师（右七）主持“儿童电影院—小红花看上去很美”，获80人出席，借由绘本与电影，探讨隐藏在作品里的儿童观，以协助成人对自身儿童观的厘清，重新认识儿童和跟儿童的关系。

我是如此的可怜！

有人形容柯扎克对孩子的爱是冷静的爱，也有人说，爱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柯扎克这样，让孩子做自己。他时常在日记里自我反省，有时写道“我是如此的可怜”“我感到羞愧”，这样的真诚与自觉，也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示范吧。



■柯扎克是一生为孤儿奔走的小儿科医生、教育者、思想家、儿童文学作者。身后他的光芒依然如星星般照耀着每个孩子。

给孩子冒险的自由

柯扎克也被誉为“儿童权利之父”，他觉得儿童应该要有以下四项权利：死亡的权利、活在今天的权利、做自己的权利，还有参与决定跟自己有关的事情的参与权。他说，小孩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很多都被我们成人剥夺了。要把权利还给他们。

听见“死亡的权利”，家长的反弹都很大，这难道是指让他决定自己的生死吗？台湾知名绘本推广人林真美老师解读，柯扎克提出的这点其实跟“自由”息息相关，自由不等于要去死，孩子应拥有冒险的权利。比如孩子想从某一个高度跳下，内心的需求是实验高度与地心引力，这是成长的必然需要，但是即使是从沙发跳下而已，这样的“冒险”也常常会马上被家长阻挡。

家长可能会说，小孩不知道危险，没错，家长有责任保护孩子，但是现在的父母对孩子保护过度了。柯扎克说，“不要管，让他迷路，让他往下摔，要流血。”因为担心失去孩子，所以父母会阻断孩子的自我完成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是活着的机会被剥夺了。有一位妈妈曾对林老师说自己的经历，“我觉得在我四岁那年，就已经死了。”因为当年她不慎摔断手，从此以后被妈妈“照顾得好好的”，这个不准那个也不行。后来她自己也生育小孩，小孩不小心摔断了手，她才明白当年妈妈的做法，同时也很挣扎。要做到像柯扎克所说的那样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柯扎克说的是一种自然规则，生命自有它的消长，花开花谢自有时。

柯扎克曾在日记中记录一件事，有次他听见两个孩子正欺骗一个孩子，说要跟他拍照，但是却让他站在浴室的水龙头底下，他满心期待，以为自己要被拍了，没想到两个孩子把水龙头一扭开，水哗啦啦淋湿了他一身。柯扎克当时内心十分挣扎，他在日记里写，“我坐立不安”，然而由始至终他并没有干预，至少那被欺负的孩子已学会，从今以后不会再被骗了。

